

歷史與空間

■ 蘇鴻彪

古鎮木瀆

喜歡寫字的朋友聚在一起談論書法，常常會說到商店招牌上的字，每每談論起哪裡哪裡某某店的招牌，那幾個字寫得如何如何的好；總不免讓我想起古鎮木瀆。

木瀆，江南有名的古鎮，位於蘇州城外西面；一個非常令讀書人嘖嘖稱道的水鄉，千百年來出了不少有名的文人墨客，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鎮上仍保持着濃厚的文化氣息；街市賣文房四寶的、新舊書店一家連一家。「木瀆鎮上的店舖招牌，堪稱一絕，一家一個樣，一家一個風格；有的蒼勁，有的婀娜，猶如書法展示一般，盡顯晉唐宋清之不同風格；聽說有不少招牌及店舖裡面的匾，是當年有名的秀才、進士的筆跡……」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我仍然這樣說；終於有一天，我剛說完這樣的話，一位微微有點駝背的白髮老先生，提起毛筆抬頭看着我說：「什麼時候的事情啊，老黃曆啦！」我心裡一楞：怎麼？難道現在已經不是了麼？不由得揶揄地說：「其實這些都是我聽說的，不過，我也確實去過，親眼看到過字寫得非常出色的店招牌，印象深刻……」

記得我十二、三歲那年，深秋時分，跟隨我父親去了木瀆，說是見他一位開書店的朋友。那天天氣不好，時陰時雨，到了木瀆索性下起了小雨，淅淅瀝瀝有點擾人心煩；到了鎮上放眼看去，與我想像的有很大的「不一樣」！窄窄的巷子，人煙寥寥，街面清一色青磚石板，被雨水冲刷得乾乾淨淨。街的兩旁店舖羅列，有好幾家店沒有開門，大多是斑駁的木板掩着，顯得開着的店舖也零零星星，不成體統，哪能與我們居住的上海四川北路比啊！

心裡的糾結隨着行走走在古鎮的街上，慢慢地被釋懷，店舖裡的陳設吸引了我，幾乎每家店的櫃台裡都光怪陸離，文房四寶、古擺舊飾什麼都有，富有完全不同的內涵。我被吩咐可以一家店一家店地慢慢看，看完了到前面過小石橋有家叫「清風書局」的書店等。沒有了被催促的束縛，心裡一陣輕鬆，可以隨心所欲地挑我喜歡東西看，我心裡唱着歌，用眼睛「掃蕩」着一家一家的老店舖，剛到木瀆鎮時的糾結心理已蕩然無存。

當我如約逛到了「小石橋北面」的書店時，着實讓我吃了一驚，兩間開門面不大的書店，層層疊疊陳列了那麼多的書，與四川北路上的

「上海舊書店」不同的是，書架上大多是線裝本書，聽說都是好書；一台比雜誌大不了多少的小「無線電」，伴着吱吱喳喳的雜音，播放着蘇州的彈詞開篇《珍珠塔》；寒暄之後，說到書店的歷史，「這書店開了有幾年了呀？」我突然不懂事地插了一句，書店老闆很友好地打量了我一番後，笑容可掬地回道：「一百多年了！」我驚詫地張大了嘴，一家書店開了竟然有一百多年！「是啊！」老闆端下厚厚鏡片的眼鏡，放在嘴唇邊「呵呵」了兩下，隨手拿起紅木案几上的一塊揩布，擦拭了起來，一邊像有心事地說：「是啊！一百多年了……」突然，他又把嗓音調低了幾度，話音明顯帶有哽咽聲「曾經有多少好書啊……到我爺爺手上書店是最旺最火的時候，我爺爺是我們木瀆鎮有名的『落第秀才』。」他用不屑一顧、嘲諷的口吻說出他爺爺的「頭銜」，「爺爺有一位學生是清末民初有名的文人，朱自清，你曉得伐？為書店寫了塊匾，後來我們把它當店招牌掛在門口，多好的字啊！」說着便沉湎了起來，若有所思地凝視着書架，知道觸動老闆的心事，我們便不再吱聲，半晌，老闆呷了一口濃茶，似乎像回過神來一樣，用手攥了攥滿腮花白了的鬍茬，指着門外，嗓音哄亮地說：

「那店招牌就是他寫的！」早聽說過這店招牌寫得如何如何的好，原來，有這麼個典故。隨老闆到門口，看着這飽蘸時代墨香的雄渾大字「清風書局」，他的手稍稍有點顫巍地指了指招牌，眼睛卻炯炯有神，說：「看這字寫得多神逸！剛力、遒勁、渾厚、凝重，敘放自如，書法的意境寬廣而深邃！」書法的境界如此美妙、絕倫！書店老闆的話如是顆種子的話，種植在何人的心裡都會發芽、開花、結果。

走出書店，一般莫名的興奮感襲擊着我，木瀆鎮一片舊舊的、古老的，舊得沒有一點光澤，古得那麼斑駁陸離；可是，我怎麼就那麼喜歡她呢？古鎮木瀆就這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確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近幾年常常有機會逛江南古鎮，這古鎮那古鎮的，每逛一處古鎮，我總拿木瀆鎮來作比較，每一次我總搖頭，哪有木瀆鎮那麼有味道！「重遊木瀆鎮」的想法愈來愈濃烈。終於有了重遊木瀆鎮的機會了！我興奮得晚上都不能安時入睡，



■木瀆古鎮今昔面貌各不同。 網上圖片
得把沉積在腦海深處的記憶，如同雜亂的紙片一樣，好好整理一番，每整理到一張記憶的碎片，我總要重新讀一遍，江南古鎮的小橋流水、書生淑女、絲竹清音及人文輕曼，在我心裡構築了一張不可複製的畫圖。

今天的木瀆古鎮，沒有了往日的寧靜、古樸；一派欣欣向榮，人聲鼎沸熙熙攘攘，街面雖仍是石板青磚，在嶄新的吊角廊簷映襯下，顯得那麼的生硬不自然；沿着街面按我記憶中的路徑，朝着街北盡頭的小石橋慢慢走去。很多店舖的門板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鋁合金的捲簾門，加快腳步過小石橋去看看「清風書局」吧！不知如何面目了……然而，過了石橋沒有看到什麼書店，前後張望了幾次，懷疑自己會不會走錯路，清清楚楚記得過了橋才幾家店，木瀆鎮就到頭結束了，現在這裡商店連片熱鬧非凡，回頭看見石橋欄杆旁一位白鬍子老公公，拄着枴杖坐在藤椅上曬太陽，便上前蹲下身子用純真的蘇州話問道：「公公，請問您，這裡原來的一爿書店哪裡去了？」老公公指了指身後的店有點沮喪地說：「哪還有什麼書店的影子啊……」「那塊『清風書局』的牌子呢？」老爺子驚詫地看看我說：「你還知道『清風書局』啊！多少當地人都已經不知道嘍。」接着我便與老公公聊了起來。

原來，白鬍子老公公是木瀆鎮上有名的壽星，今年九十多歲了，是古鎮變遷的見證人，書店的幾幾幾落他都在眼裡，老闆過世後，沒人接班了，他的兒子關了店，把門面租了出去，再也沒有書店了！「那書店的門牌哪裡去了呢？」「知道你會問這事！原來存放在我家，放了好幾年了！前兩年他兒子拿去攔蘇州新買的房子裡去了，房子也空閒着，差不多每個月幫他去開開窗。」

這別老公公離開石橋，心裡一直在盤算：如何下次再來時，說服老公公讓我再看一下店牌「清風書局」。走上石橋，我環顧了四周，眺望老街只見人來人往熙熙攘攘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再次搖了搖頭：我心裡的古鎮木瀆卻沒有了……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夏衍創造的新字

中文系有教授清理書齋，翻出一部《新聞界趣聞錄》相贈。此為老書矣，上海復旦大學一九九五年出版，編著者兩人：白潤生、龔文灝。翻之，亦覺「趣聞」。

有篇曰《辦報人員最少的報紙》，指在一七零四至一七一三年間，有份報紙叫《法蘭西與全歐政事評論》，每周出版兩期，在西歐發行。工作人員只有一名，就是大名鼎鼎的《魯濱遜漂流記》作者笛福。文中又說我國亦有一人一報的史實。抗戰時期，鄧拓任《晉察冀日報》總編時，讓八頭騾子馱着報社的鉛字、印刷機，跟敵人邊周旋邊出版，「他經常騎在馬背上構思文章，到駐地後一邊打草稿，一邊送去排版、印刷。一九四一年敵人分路掃蕩，在炮火連天的一個月內，他出了《晉察冀日報》26期，二十多篇重要社論都是他親筆寫的。」由此而觀，鄧拓只是握筆者，排字和印刷另有其人；而趕着「八頭騾子」，應還有工人，試問鄧拓一人怎「趕」？

一人一報，在晚清至民初的上海甚為流行。這些「報」，多是文人一人擔當撰寫、編稿，但非獨自一人能



■開時一閱，可增廣見聞。作者提供

成，或請外人寫稿支持；執字、排版、印刷另有他人。這種經營方式，傳到香港，致小報遍地，一家銷路不暢，遂執笠另起爐灶可也。正所謂「一雞死一雞鳴」。

香港那些年的「一人一報」，計有任護花的《先導》、鄧羽公的《石山》，尤為著名。因此，抗戰時，鄧拓由總編到寫手，都是他自己，是毫不出奇的事。

另有篇《夏衍造新字》，值得商榷。文章說，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一年初，夏衍在桂林主持《救亡日報》時，曾在報上創造了兩個新字：「垮」和「搞」。這兩個字「在《康熙字典》上固然查不到，即使在解放前出版的字典上，恐怕也難於找到的。胡愈之同志曾經問他，這兩個字是不是他在桂林造出來的，夏衍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並且說，這是根據實際需要而在版面上試用的，不久被大家接受了。解放以後，這兩個字流行全國，大家都樂於應用，很快就成為頻繁出現的常用字。」究竟，這兩個字是否夏衍的「偉大發明」？

我查專收古字的《辭源》，沒有「垮」字，卻有「搞」，作此解釋：

「同『敵』。（一）橫擊。《集韻》：『敵』，《說文》：『橫擄也。』或作搞。（二）短杖。漢賈誼《新書過秦》上：『執搞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一本作『敵』。」

「搞」，《集韻》、《說文》已有，《漢書》也有，非夏衍所創；只不過與現代漢語的解釋不同而已。而粵語亦有「搞」字，夏衍曾在香港逗留過，這「搞」，是不是他取自粵字？那還須再考證。至於「垮」，是否他創造？待證。

這部《趣聞錄》，值得一看，正如封面小題：「珍聞·奇聞·軼聞」，內容不限中國，還遍及世界。或有不實的小瑕疵，茶餘飯後一閱，亦可增廣見聞。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搵丁·賣豬仔·安家費



市民1：我說今次警察們只是聽令辦事而已，誰可料到會弄至坐牢哩！
市民2：自己知自己事，辦事也得看着辦哩！背了黑鍋有誰可憐啊！
市民3：如果上訴不成，工作沒了，長俸也沒了，還有打官司不用錢嗎？
市民4：那其家人怎麼辦呢？真是景況淒涼啊！
市民5：先說沒用，行動最實際，大家協助他們籌措點「安家費」罷！
老伯：說起「安家費」，我就想起以前在廣州時的「徵兵」和「賣豬仔」那些「搵丁」東西。想我捐，來生罷！
老伯妻：老爺，今時不同往日，你不捐我來捐！
黑人物1：我們替社團頂罪也有「安家費」啦！我來捐！
黑人物2：說實話，他們是兵我們是賊；賊挺兵，是什麼世界！別煩我一份兒！
黑人物3：話又不是這麼說，出來混是講義氣的！還有，「收了錢」以後不就是自家人了嗎？傻子！

插圖中的市民表達了對透過公眾籌款經援一起「警員入獄」事件中的警員及其家人的一些看法。「以事論事」（就事論事），所涉家庭成員實屬無辜，有謂：

罪不及父母妻兒。

【英譯參考：A man's guilt does not pass onto the family members.】
社會人士發起捐助不無理據，且普遍把所籌得款項界定為「安家費」——安頓家人的費用。此詞在不同年代、處境、組織中各有定義。

插圖中的老伯口中的「徵兵」，並非徵召壯丁服役，而是國民政府在抗日期間透過「兵販」在廣州市「抓壯丁/抓丁」。「兵販」的手法不離兩種——「哄騙」與「強行」。「兵販」會告訴

那些鄉愚遊民之輩：「參軍抗日，保家衛國，自己已有工作之餘家人又有『安家費』。」然而，以國民政府當時的形勢，當兵如同送死，且「兵販」實則把本來已很微薄的「安家費」作出了大幅度剝扣。若然「抓丁」不夠數，「兵販」會強行入屋抓人。由於「抓丁」與「找丁」音同，且「找」的粵語是「搵」，廣州人就稱此等行為做「搵丁」。久而久之，「搵丁」便成為「呃人」（騙人）、「搵人笨」（佔人便宜）的代詞了。

晚清時期（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沿海地區，尤其廣東五邑，開設了不少海外謀生中介所/招工館。當時大批苦貧農民被誘騙到海外做苦工，其中好大部分人被拐運到外國口岸後會被賣至其他地方。苦工在本質上是契約勞工，契約中訂明工作期限和「安家費」，可扣除了介紹費、交通費和佣金後「安家費」已所餘無幾。這些中介所俗稱「豬仔館」，這種「苦工貿易」稱為「賣豬仔」。之所以有「豬仔」之名，是因為在抵達目的地前，他們「蝸」在條件極其惡劣的船上數月，登岸時一副模樣活像圈養在骯髒豬欄裡的「豬仔」般；加上「豬仔」蒙昧無知就只能任人擺佈。之後，「賣豬仔」一詞就用來表示那些設局騙人的勾當。

插圖中的老伯可能曾在「徵兵」和「賣豬仔」這兩回事上吃過虧，又可能或耳聞或目睹受害人的苦況，難怪一聽見人家提到「安家費」這三個字，就有被「搵丁」的感覺。

話說在香港，「安家費」一詞最深入民心的詮釋竟然是「社團成員因犯案潛逃或頂罪入獄，期間組織所發放予他們家屬的生活費」。可能是這個原故，有人就聯想到這類「公眾籌款」社團為了安撫其「有功」成員而付出的「安家費」無異，意味着是次行動變相或間接鼓勵同工往後如在執行職務時遇有犯上重大失誤也可安心，因為現時已有「實質機制」使他們除去後顧之憂了。面對這樣的指控，有關籌款單位須謹慎釐清籌款目的。同時，為免受公眾質疑以及為警方日後執法帶來一些壓力，有關籌款單位亦須對捐款人的背景作出嚴格審查。

- 「柯打」，「order」的音譯，指令的意思。
- 「老嘢」原為「老爺」，老妻對老夫的俗稱。
- 「揀」，粵方言用字，讀「caang3/橙2-3」。
- 「社團」，「黑社會」的雅稱，其成員叫「黑人物」、「江湖人物」、「古惑仔」等。
- 「出嚟行」，黑社會術語，指進行黑社會活動，亦作「出嚟撈（野）」、「撈偏」、「行古惑」。
- 黑社會中，以「雷」代表數字「二」，而「義」與「二」音同，所以「義氣」會叫「雷氣」。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絲路詩絮

潮起潮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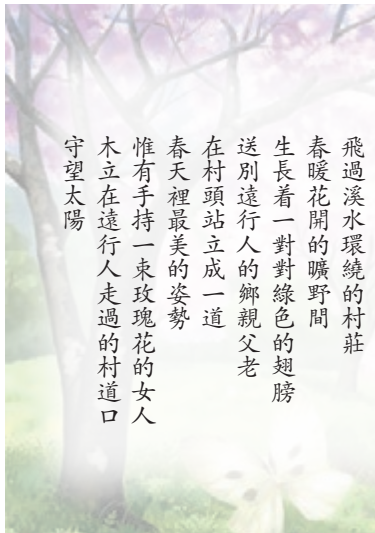
■ 拉·阿利莫夫

（塔吉克斯坦）

黃玫譯

悅耳的門鈴叮叮咚咚響了起來，我打開房門，看到兩個身材健美、長帥開朗的小夥子站在門外，他們給我送來了早餐。這兩個年輕人我已經認識了，這是我們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住進這棟海濱別墅。這期間廚師的菜餚從來沒有重樣過。重樣的只有打磨銜亮的橡木托盤，潔白如雪、拿在手上窸窣作響的餐布和銀光熠熠的餐具。從未改變的還有窗外海灣如童話般美麗的景色，別墅對面的巍巍高山和暖風徐來的開闊的中國南海，海面上巨大的駁船懶洋洋地移動着，像個大玩具一樣，顯得十分滑稽。還可以看到一個漁民，獨自一人孤零零地划着一條平底船。古老和無助常與現代的無所不能毗鄰。而終有一日，這無所不能也會被自己的時代所棄。這就是發展的邏輯。

雖然這令人難以置信，但每天早上，我都親眼目睹這幅來自於久遠的過去的畫面：一個捕魚人划着一條雙槳小船，兩隻槳不停地在他身前齊肩的高度不停地交叉划動，環繞着海灣和南中國海之間一片寬廣的水域。從早上六點（或許還要早）一直到深夜，他從一張漁網划到另一張漁網，早上下網，晚上來查看，有沒有網到好魚，足以讓那些喜歡吃新鮮海產的中國富人的節日餐桌增色。我懷疑那個給我們做精美菜餚的廚師（他在法國學習過，廚藝堪比歐洲最好餐廳的大廚），也是從這位漁民那裡買的活魚。否則很難想像，這個一整天都在搖槳的辛苦漁民是靠什麼過活的。顯然，他只能從那些想在國慶日品味歐洲水準生活，卻又不想遠離祖國海岸



的中國富人那裡，獲得與自己艱苦繁重的勞動相匹配的報酬。想到此處，我眼前浮現出這位瘦骨嶙峋的中國漁民的形象，他獨自划着小船，在烈日的曝曬下為我的晚餐搜尋着珍稀美味，我不禁為自己正在吞下的又一塊極為美味的海洋珍饈羞愧不已。我羞愧，但我又無力做些什麼，因為無論對中國人民，還是對這片土地而言，我都只是客人而已。

這個廚師的烹調技藝的確無可挑剔。有一次在上海，我一個在聯合國工作時的老朋友、現在已經成了中國外交部前部長的李肇星，在午餐時講起在紐約的中國僑民生活時，對我說過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他帶着狡黠的微笑說：「每一個在國外生活的中國人都是好廚師。」我非常理解他的意思，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對於遠離中餐的人們來說，中國小餐館裡隨便做點什麼，都會被對中國傳統經典菜式充滿神秘幻想的當地居民認為是傳統中餐的典範。雖然事實遠非如此。紐約、洛杉磯和三藩市中餐館裡烹製的菜裡面，也就米飯和麵條可以說跟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無異，其他全部可以認為是冒牌貨。

通過這幾天品鑒廚師的手藝，我想說的是，每一個在法國學過高級烹飪的中國人，最終都能超越自己的老師。這四天涯，大廚為我們呈現了三十二種法餐菜式，每一道菜都堪當藝術品美稱，色、香、味俱全。對我而言，這幾天簡直是胃的節日，而且迅速在我的體重上顯現出來。這個廚師集當今罕見的烹調技藝和思想別具一格的藝術家特質於一身，極具色彩

感，而且對各種綠色食品烹調頗有心得，這只有極小部分中國人才能做到。不僅如此，他還極為謙虛靦腆，正如所有真正才華橫溢的人一樣。我想我會長久地記得他，並且滿懷感激地憶起他。

這棟三層的別墅不算大，建在花崗岩石上。上面一層是臥室，下面一層是寬敞的客廳，擺放着黑色的大三角鋼琴，有一個吧台，通向帶有意大利式按摩床的私人泳池。二樓的陽台懸掛在海面上，用作客廳。站在這裡，彷彿只要邁出一步，就會淹沒在大海的泡沫裡。我及時止步了：因為陽台和水面之間的距離，大約有十層樓那麼高。白天這個高度能夠明顯感覺到，因為那個在礁湖上勞作的漁人看起來像玩具那樣小。但是當黑夜來臨，這種距離感便完全消失了。

近旁某處有音樂和着海浪奏響。是布魯斯，對面的山，如果你仔細看，突然間開始緩慢地移動，卻原來是一艘載滿集裝箱的巨輪。不遠處就是深圳港。有路燈照明的盤山路蜿蜒着，彷彿一條沉睡的龍，弓起自己長長的脊背，向海灣的深處伸展。偶爾山路上會有汽車疾馳而過，卻聽不到行駛的聲音，馬達的轉動聲完全淹沒在海浪的喧囂中了。偶爾也會聽見一兩聲狗叫。是的，不是狂吠，就是汪汪幾聲。因為中國的有錢人都喜歡養一些奇奇怪怪的狗。有一隻狗特別像迷你版的狐狸，今天還高高興興地跟着自己的女主人在海裡撲騰來着。蟋蟀們抑揚頓挫地唱着歌，在隱約入耳的濤聲伴奏下，顯得格外響亮和突兀。這是一片未被污染的區域。



詩詞偶拾

相約春天

蕩漾在和煦的春風裡
聆聽一樹樹花開的聲音
靜觀一簇簇環繞的花朵
赤橙黃綠青藍紫
相擁美麗的花季
賦一闕唐詩《江南春》
窗扉輕掩梅紅的暗香
桃花盈袖打馬江南
東風吹醉牡丹的紅裳
杜鵑含笑風輕雲繞的書畫
相約春天
相約風和日麗的清晨
相約花香依偎的春夜

春天的姿勢

桂樹上每一朵溫暖的雪花
在靜靜地孵化花間的夢想
遠行人背影中的陽光
裝滿了喜悅的陽光
一隻隻候鳥街着草葉上的歌聲
飛過溪水環繞的村莊
春暖花開的曠野間
生長者一對對綠色的翅膀
送別遠行的鄉親父老
在村頭站立成一道
春天裡最美的姿勢
惟有手持一束玫瑰花的
木立在遠行人走過的小道
守望太陽